

## 春之鬧反思意見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謝易澄

### 課程安排層面

(一) 就「牽手做中學：分組實作」課程發表、課堂討論的論點或課程設計，提出你的感想，可以是知性的觀點，也可以是感性的回饋。(請寫成約 1500 字的心得文章)

我在這次的分組實作中，報告了由碩論改寫、預計能夠投稿的一篇結構相對完整的文章。討論過程中，學員給了我很多論點上面的建議，我們這組的引言老師文蘭老師也一樣，給了我很多論點上的建議。例如政治力量對課程研修的影響、劃出抗爭教師的網絡關係圖等等，都有助於我描繪更為整體的研究輪廓。這些建議，部份是我先前曾經回應過的，部分則是我碩論階段尚未能完成的任務。整體來說，不論是自己準備過程中的投入，或是在分組實作過程中，乃至其他講課中自己隨時與自己的研究對話，都對我精煉碩士論文改寫的過程有很大的助益。

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春之鬧「質性研究工作坊」，究竟是要讓引言人或學員學到甚麼呢？我們引言人一開始收到信件時，信上寫道希望引言人的案例，能藉由老師帶領、同學討論，增進大家「體會田野實作及增進田野材料的理解、詮釋和分析」。我一開始也很直覺地以為是要交出一篇結構相對完整的文章（或至少是摘要與寫作架構），也因此十分緊湊地將論文引用新概念重新討論、精煉，刪除一大部分不影響論證的內容。寫作過程中，春之鬧主辦單位再度來信，說明口頭報告重點包含：研究簡介、你要分享的案例與試圖建立的主要論證、你如何收集與創造材料、你的初步過錄與分析結果。我進一步詢問要繳交的材料，回信老師也清楚說明「這個工作坊強調的是方法而非論文寫作，因此口頭報告的分享重點是如何從 data 生出 argument」。這麼看來原來我搞錯了，重點在於自己的資料如何支持論證，因此我趕緊在截止日前重新整理出一份包含我主要論點與逐字稿的節錄片段，並附上論點說明。我的口頭報告簡報，也因此聚焦在論點與逐字稿、檔案資料之間的來回支撐，並在聽完美華老師、兩場「教學相長」課程之後，加入研究者的反思(諸如從「理論想像中的分類範疇」到「訪談中的扎根」、研究者的研究位置與策略)等討論。此外，我也討論了訪談資料與檔案資料的來回參

照關係（如檔案用以確認基本事實、訪談用以詢問動態過程）。

參與了四場工作坊、自己也報告完一場之後，我發現或許對大部分的社會學者、門徒而言，**精煉論點**會是彼此切磋時的核心話題。但論點上的討論，似乎也暫時將資料蒐集、詮釋與整合的過程，交付給研究者彼此之間的信任。基於彼此對社會學研究的共通旨趣，我們有興趣看到的是社會世界的有趣之處（或理論精煉之處）。或許也因此，這次的工作坊，實際上似乎較少將時間放在**資料的蒐集、詮釋與整合**這一部分。至少就我參與的四場工作坊中，學員與教師之間的討論，多聚焦在如何精煉論點、引用或修正概念。我自己也是在參與完一場工作坊、與另一名引言人討論之後，才發現自己也很自然地聚焦在引言人的論點之上，並提供有關概念精煉或延伸論證方向的建議。我參與的四場工作坊中，引言人很有意識地將討論主軸聚焦在資料蒐集、詮釋與整合。有引言人完整節錄一篇逐字稿並附上自己的編碼範疇，也有人附上自己歷次使用精煉後的訪談大綱。帶領討論的老師，也都呈現出資料蒐集與詮釋的來回過程，但這些討論仍舊較為抽象。或許是資料量過於龐大、社會世界的複雜本質，我們很難在讀過一次文章、聽完一場報告之後，直接進到**論點的證據問題**。我們知道資料蒐集一定是來來回回進行，詮釋也不會只有一次，但實際做起來，似乎還是研究者**自己的事情**。如同上述，或許基於對彼此研究能力與旨趣的信任，或許因為時間緊湊，討論過程中，**論證本身(而非證據)**，諸如釐清研究者的提問、精煉論證的方向，才是參與者的討論核心。

這樣的討論當然非常有幫助，至少我自己收穫良多。從工作坊到教學相長課程，我試圖將自己的碩論提問由經驗現象提升到理論提問。這樣的過程讓我的碩論 case 有了「質」的提升。不過，回到分組實作的目的，在詢問繳交資料的信件往訪中，主辦單位提到這次的工作坊「強調的是「方法」而非「論文寫作」」。那麼，何謂方法、何謂論文寫作呢？我想「從資料到論證」應該是工作坊的核心關懷，也是引言人在口頭報告呈現出來的內容。不過，究竟要怎麼讓討論聚焦在資料蒐集、詮釋與整合上，或許還需要更多的制度性安排與說明。就引言人而言，例如我將碩論濃縮成一篇文章，可能就不是一個好的做法。讀起來密度太高，讀者難以進入。一般來說，我們可能先讀懂一篇文章，從自身經驗與所學出發給出論點上的建議之後，才會進一步思考論點與證據之間的關係是否切合。我認為較好的做法，應該是引言人提出一兩個主要論點，接著提出自己的編碼過程與引用逐字稿的前後文（可以是完整的一篇逐字稿，我自己則提供散落多個訪談的逐字稿擷取）。引言人也可以更策略性地提出與自己論點相左的論證，並指出可能使用的資料方向，與自己的論證與資料如何反駁相左論點。就學員上，或許我們要帶著更為「找碴」的心態，從引言人提供的資料中，來回驗證其論點，乃至指出

其可能有的盲點與資料蒐集上的偏誤。引言人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受訪者講了什麼、沒講什麼？我自己的研究案例中，怎麼發想設計提問與詮釋資料？最後，我想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質性研究能做到由不同人詮釋同一批資料，卻做出相似的結果，那麼這樣做是達到量化研究的「科學」，或是讓質性研究少了一些樂趣與理論上的歧異性呢？或許如鄭雁馨老師的演講題目所說，這正是「實證研究的美麗與哀愁」吧。

(二) 若對其他課程也有想法，歡迎以以下主題寫成心得（請寫成 1000 字的心得文章）

1. 整體授課內容及課間的討論，提出你的看法及感想，可以是知性的觀點，也可以是感性的回饋。

我自己在聽課的同時，也一再地將老師們討論到的概念與實作技法，應用到自己的碩論研究上。這麼做，讓我收穫很多，也進一步將碩論時尚未成熟的提問，提升到理論層次上有所旨趣的提問。所以如此，有賴授課教師的課程內容設計。美華老師討論研究反思的階段時，提到研究進行中對分類範疇的持續修正、研究者個人的位置問題，以及反思要到「甚麼地步」才算是有意義的。就我來說，聽課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無意識地從訪談田野中打破原先的分類範疇，但缺乏進一步的概念性說明。原先我以師大／非師大、世代差異作為解釋公民教師心性的分類範疇，甚至在訪談過程中，部分受訪者也同意這樣的分類。但隨著資料蒐集與詮釋，我逐漸意識到這兩種分類頂多是充要條件，必要條件是這些公民教師共通的學科中心參與經驗。藉由美華老師的研究，我進一步意識到自己從田野中打破既有分類範疇的過程。

劉若凡討論自己碩論時的提問層次，從「研究初衷」到「社會學提問」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幫助。我碩論的提問是「為什麼公民教師要去抗議、為什麼他們選擇這一條成本較高的路徑？而不在課堂上與課綱『去連結』即可？」這樣的提問，部分解釋了這個個案在經驗上的殊異之處：如果其他教師不抗議，為何這群公民老師選擇這麼做？然而，就劉若凡的說法，這樣的提問尚未能確立研究者的理論取徑與答案範圍。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提醒。雖然我在碩論書寫過程中，明確指出自己從組織、制度與場域的觀點解釋公民教師行動，但在我的提問上，並無法看出我的理論位置。後續修改碩論時，我將嘗試將自己的理論位置與回答範圍，融入到我的提問中，使其成為「社會學提問」。

在第三天的分組實作講評中，我從劉華真老師稍微大膽的主張「訪談乃高度不信任資料」出發，詢問講評教師如何克服資料的不穩定性問題。曾凡慈老師提到避免讓訪談「太乾淨」，也就是僅聚焦在研究提問，而應該盡量看到受訪者的

多重面向。齊偉先老師則提到訪談的「脈絡不穩定性」，研究者自身的位置、訪談情境都可能影響受訪者的回答。葉欣怡老師則提醒從參與觀察檢證受訪者的 self report 問題。劉華真老師則提到，研究者可以問「受訪者不感興趣，但有趣的問題」，或對同一名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點(同一次訪談不同階段、不同次訪談)做雙重確認。或許因為是我自己的提問，因此對這段討論印象深刻；從中我也看到不同老師自己的研究特性，如何影響他們看待質性資料的不穩定性問題。或許也正是因為四位老師都是從自己的研究出發，因此他們的說明也都顯得十分生動。

2.本次的課程，對於你在質化研究或認識質化研究上，有什麼樣的幫助、啟發或困惑？

我在謝國雄老師最後一天的演講上，提出以下問題：如果質化研究可以有一個「作業準則」(SOP)，那麼原先研究者珍惜的研究「技藝」(craftsmanship)是不是也會相對被抹除掉呢？這種「可供反覆操作」與研究者「匠人技藝」的張力，也在另一個問題中出現：在這幾天的課堂中，我聽到「自己本來就比較厚臉皮」，因此在訪談過程中相對順利的說法。相較之下，我曾聽過研究所同學之所以選擇做量化，是因為他評估自己「不適合做訪談」。甚至，我也曾聽聞做民族誌研究的學者，指稱某位研究生不適合做田野工作。這種可能趨近本質論、強調某種(或許可培養)的特性，可能也讓質性研究變得更似不可言傳、只能體會的 tacit knowledge。相較之下，量化研究需要的是研究者精心鑽研一套可供科學檢驗的學習程序，「門檻」可能還相對較低(只是作質性的學生時常自己嚇自己)。針對這個問題，謝老師當下的回應是，質性研究並非只有訪談一種，參與觀察也是重要的方法。同時，研究者也是在訪談與田野中不斷學習、調整自己的心態。這樣的答案，我當下沒有完全接受。或許也是因為訪談與田野工作的所需面對的社會情境充滿不確定性，取決於當下的對話情境與觀察脈絡，因此很難提出一套一體適用的方法準則。例如，研究者的多重交織身分，使得田野工作變得更為複雜。以陳美華老師的研究為例，年輕、女性、得以性化的研究者，與年輕、男同志、可以展演陽剛的研究者，可以訪談或觀察到的資料，可能大相逕庭。也因此我目前的想法是，如果量化研究可以一起做，質性研究何嘗不可呢？將研究者的身分視為變項，或許可以讓原先「不適合」做田野的素質，反過來成為優勢：「適合」做研究的人蒐集到的資料，與「不適合」者是否有所差異？這兩種資料是否可以互補？所以我認為，與其強調適合不適合，或怎麼讓「不適合」成為「適合」，不如我們來共思合作與互補的可能吧。